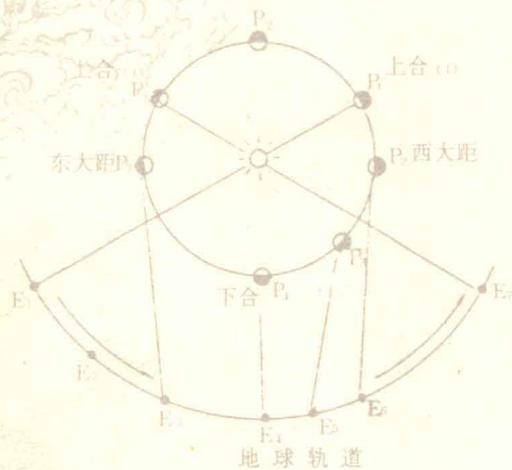


# 黄明信藏学文集

藏传时轮历  
时宪历译解



中国藏学出版社

【现代中国藏学文库】

主 编：拉巴平措  
执行主编：马丽华

# 黄明信藏学文集

藏传时轮历时宪历译解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黄明信藏学文集: 藏传时轮历时宪历译解 / 黄明信著. —北京: 中国藏学出版社, 2007.12

ISBN 978 - 7 - 80057 - 957 - 8

I . 藏... II . 黄... III . 藏历 - 基本知识 IV . P194. 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178404号

---

## 黄明信藏学文集: 藏传时轮历时宪历译解

---

作    者 黄明信

出版发行 中国藏学出版社

印    刷 北京牛山世兴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毫米 1/16

印    张 31.25

字    数 416千

印    次 2007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    数 3000册

书    号 ISBN 978 - 7 - 80057 - 957 - 8/P · 2

---

定价: 41.00元

# 《现代中国藏学文库》总序

中国是藏学的故乡。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藏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这些正是藏学研究产生、发展的最根本条件，也是藏学研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在中华大地上成长发展起来的这门人文社会科学，现在已经成为世界性的显学。为了展示中国藏学研究的成果，加强同世界同行的学术交流，促进藏学研究的繁荣发展，为西藏和其他藏区的文明建设服务，在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的领导下，我们编辑出版的这套《现代中国藏学文库》丛书，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中国藏学家（包括港澳台学者）的学术专著；具有重要价值的藏学文献（包括现代学者辑录的历史文献）；译成汉文的藏文学术名著；获得博士学位的藏学论文（对于优秀的硕士研究生论文酌情予以收录）。所有收入的论著，均以学术价值为唯一衡量标准，文学作品、游记、通俗读物等暂不收录。作为中国藏学研究的一项基本建设工程，我们将把这项工作长期坚持下去。我们期望得到海内外藏学家的大力支持。

中国藏学出版社

2002年10月

# 前　　言

我的这部文集是我的几册专著之外关于藏学的零篇论著的选集。近年来我关于中国藏学的专著有：

- 1.2000年民族出版社的《藏族历史人物年代手册》（藏文，与谢淑婧合作）
- 2.2001年上海辞书出版社的《佛教小词典》（与杜继文合作）
- 3.2002年青海人民出版社的《西藏的天文历算》
- 4.2003年中国藏学出版社的《汉藏大藏经目录异同研究》

这些专著出版不久，都容易买到。而1987年我与陈久金先生合作用汉藏两种文字写出的《藏历的原理与实践》一书是我的著作里很重要的一种，因年代已久，现在已经很难买到。这本书的内容有两类，一类是藏文原著及其汉文译解以及实例的演算；第二类是汉藏两种文字的研究论文。现在把前一类作为文集的第二册（即《藏传时轮历时宪历译解》），后一类加上一些关于藏历的其他论述作为第三册（即《藏历研究》）。

第一册（即《藏传佛教·因明·文献研究》）是关于藏传佛教和藏传因明学的论著。其中的《吐蕃佛教》一篇原是1987年应任继愈先生之邀为他主编的《中国佛教史》第四册隋唐卷而写的，因该书至今尚未出版，此文虽然因写作时间较早，未能参考

最新资料，而自认为其中的“顿渐之诤”和“吐蕃时期的译经事业”两节尚有其特色，故将其收入本文集先行发表。

此外随带还有一些文献研究和其他作品。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集中的不少专有名词，因引用文献不同，存在前后不一致的情况，为保持所引文献原貌，未作统一处理。

לְתַחַת־מִזְבֵּחַ תְּמִימָה תְּמִימָה תְּמִימָה תְּמִימָה

## וְתִשְׁאַל־יְהוָה בְּבֵית־יְהוָה

## 藏文大藏经

শব্দ-যন্ত্ৰ-ষণ-উষ-শীশা । দ্বিন-স্বপ্ন-গুৰি-কেৰ-ৰৈশ-কৃষ-দ্ব-দ্ব-দ্ব-দ্ব-  
মনিৰ-কু-ত্ব-দ্ব-গুৰি-শৰ-কেৰ-ৰৈশ-গুৰি-শৰ-পৈশ-চীক-গুৰি-ছুন-মকেৰ-দ্ব-বহুণ-  
দ্ব-ছুন-গুৰি-দৰ্শ-ণ-বী-বুন-তেশ-চৈ-ব-বুন-গুৰি-শৰ-গুৰি-বী-বুন-স-  
শ-গুৰি-শ-গুৰি-শ-গুৰি-শ-গুৰি-শ-গুৰি-শ-গুৰি-শ-গুৰি-শ-গুৰি-শ-গুৰি-  
গুৰি-শ-গুৰি-শ-গুৰি-শ-গুৰি-শ-গুৰি-শ-গুৰি-শ-গুৰি-শ-গুৰি-শ-গুৰি-শ-গুৰি-





ଶ୍ରୀଦ୍ଵାରାପିଲାକାରୀଙ୍କ ମହାତ୍ମା ପାତ୍ରଙ୍କିଳୀ ପାତ୍ରଙ୍କିଳୀ ପାତ୍ରଙ୍କିଳୀ  
ପାତ୍ରଙ୍କିଳୀ ପାତ୍ରଙ୍କିଳୀ ପାତ୍ରଙ୍କିଳୀ ପାତ୍ରଙ୍କିଳୀ ପାତ୍ରଙ୍କିଳୀ ପାତ୍ରଙ୍କିଳୀ

དນ·ჽດ·ቢີ່າ·ສେଣ·ເມେନ·ພ·ຕେଣ·ສେଣ·ມୀ·ເມେନ·ພ·ພାଦ·ቢີ່າ·ງୁଦ·ଶ·ଶଦି·ତି.....  
ଏବ·ଅର୍ତ୍ତ·ଶଦି·କ·ଦନ·ଭୂତ·ପ·ଲିଷ·ପିକ·ଙ୍ଗବା ଦ୍ୟନ·ჽଡ·ቢີ່ା·ଦନ·କୁ·ଲିଷ·ଶି·  
ଶୁନ·ଜୈଷ·ଧର·କୁତ·ନଷୁନ·କଣ·ମଦ·ପଦି·କେଦ·ତା କୁବ·ତୁ·ରେ·ରେ·ଯ·ଶୋ·  
ଶୈକ·ଶୁ·ଅନ·ଶନନ·ରେ·ଭୁନ·ଫ୍ରଦା ଅନ·ଶନନ·ଦ୍ୟନ·ଶି·ପକୁ·ଶବନ·ଶ୍ରୀନ·ନ·  
ମଠନ·କେ·ପ·କ୍ଷେତ୍ରିପ୍ରଦି·ରିବ·ପ·ଙ୍ଗବା ମନୁ·ଶବନ·ଦନ·ଶତେଷ·ଶବନ·ଶତେଷ·ଶ୍ରୀନ·  
ନ·ମଠନ·କୁତ·ପ·ଙ୍ଗବା କେ·କୁତ·ଶତେଷ·ଶ୍ରୀ·ଏବ·କ·ନ·ମଠନ·ପକ୍ଷିନ·ପ·ହୁନ·  
ଶନନ·ଅନ·ଗି·ପକୁ·ଶବନ·ଶ୍ରୀନ·ଙ୍ଗବା ଦ୍ୟନ·ପିର·ଅନ·ଶନନ·ଭୂ·ଶତେଷ·ଏବ·  
କର୍କଷନ·କ୍ଷଦ·ଫ୍ରଦ·ପ·ଭୂ·ନନ·ଭୁନ·ପ·ନଦି·କା·ପ୍ରେତ·କୁବ·ପଦି·6. 27 ଶ୍ରୀ·ହିନ·ତୁ·  
6. 28、6. 29、6. 30 ଏବ·ଏବ·ମନ·ମନ·ଗନ·6. 31 ହୁନ·ପ·ବିନା ନ·ମଠନ·ଏବ·କା·  
ଶବନ·ଲିଷ·ଶି·ମର୍ଦ୍ଦ·ପିକ·ପ·ଙ୍ଗବ·ପଦି·କେଦ·ତା·ପିକ·ଶିଥିଲା  
ଶୁନ·ଭୁନ·ପ·ବ·ପିକ·କା ।

କେଣ·ଶୁନ·ପଦି·ଶତେଷ·ଶ୍ରୀ·କେଣ·ଦ୍ୟନ·ଦନ· ଏବ·ଏବ·ଦନ·ଦନ·ପକ୍ଷଦ·ଶନ·  
ତିରି·ପଦ·କଣ·ଭୂ·ନନ·ପାନ·ଶିଲ·ଶତେଷ·ଏବନ·ଭୁନ·କୁନ·ଶ୍ରୀନ·ଶି·କେଣ.....  
ରାଜନ·ପ·ମନନ·ଶୁନ·କୁ·କର୍କଷ·କର୍କଷ·ଶିଲ·ଏଗନ·କୁନ·ଦନନ·ପିନ·ଶବନ·ପଦି.....  
ଏଗନ·ହିନ·ପ·ଭ୍ରାନ୍ତିନ·ଶବନ·ଶବନ·ହୁନନ·ହିନ·କେ·କୁର୍ଦ୍ଦ ।

ଦ୍ୟନ·ଦ୍ୟନ·ଶନ·ଶି·ଏବ·କୁତ·ଶବୁନ·ଫ୍ରଦ·ପଦି·କୁତ·ତୁ·ଭୂ·ପ·ଶତେଷ·ଶ୍ରୀ·  
ଜୈଷ·ଦ୍ୟନ·ପ·ରେଷ·ପକୁ·ଦନ·ଭୁନ·ପକ୍ଷିନ·ଦ୍ୟନ·ପକୁ·ଦ୍ୟନ·ଶି·ଏବନ·ଶବୁନ·ଦନ· କେ·  
କୁତ·ଶବନ·ହୁନ·କାତ·ଶତେଷ·ଶ୍ରୀନ·ହୁନ·ଦ୍ୟନ·ପକୁ·ଦ୍ୟନ·ଶି·ଏବନ·ଶବୁନ·ଦନ· କେ·  
କୁତ·ଶବନ·ହୁନ·ହିନ·ଶବୁନ·ହୁନ·ମେଣନ·ମନ·କୁତ·ପିଷ·ଶ୍ରୀ·ମ·ପ·ଦ୍ୟନ·ଭୂ·ପଦି.....  
ଏକାପ·ମନନ·ବ·ଭ୍ରାନ୍ତି·ଶବୁନ·ପଦି·ନେବନ·ଶବନ·ପଦି·କେମ ।

ଶନ·ଭୁନ·ଶବନ·ରେଷ·ଭୁନ·କେଣ·ଭୁନ·କେଣ·ଶିଲ·ଶ୍ରୀ·କୁତ·ପକ୍ଷିନ·ପକୁତ·ଶବନ·ପ.....



## 关于藏历研究的回顾及本书缘起

天文历算是藏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藏族的祖先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创造出来<sup>①</sup>，并在此基础上吸收了国内外其他民族的文化发展起来的。其历史悠久，文献丰富<sup>②</sup>，有着明显的民族特色。直到现在，仍独立地逐年编制自己的历书。由于它对农牧业的生产活动起着重大的指导作用，其形式也符合民族的传统习惯，所以深受广大农牧民的欢迎，每年发行十余万册，并发行到喜马拉雅山南麓的尼泊尔、不丹和印度的达兰萨拉等地方。

现在国内对于西藏文化的研究非常重视，语言、文字、历史、宗教、社会、经济、艺术、医药等许多方面，都有人进行研究，近年来研究的成果越来越丰硕，呈现出喜人的景象。但是在天文历算方面进行探索者却很少。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人文学科的学者们以为天文历算是非常专门的学问，需要有高深的数学和天文学的基础知识，以至望而生畏，不敢问津。

二、自然科学的学者们，受到语言文字的限制，无从下手。即使找到一般的藏语翻译，译者没有专业知识，也难以如实地、准确地转达。

三、为了便于记忆，多数藏文历算著作是以格律式写的，因此每句的音节数目必须相同，就难免有勉强缩简之处，其中又夹有大量的代用的藻语异名，因而相当难于理解。如果不经过老师的口头讲授，再经过例题实际演算的验证，单靠自学，即使是藏文水平

---

<sup>①</sup> 崔臣群觉著：《天文星算学发展简史》（藏文），西藏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汉文）曲旺·陈宗祥译注，载《西藏研究》1982年第4期。

<sup>②</sup> 拙著《西藏的天文历算》青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第五章《藏文历算典籍经眼录》所载共389种，其他我们未见到的还有很多。

较高的人，也很难入门。

四、一部分人认为现在既然已经有了现代科学的精密的天文学，藏历已经是过时的东西，不值得再去学习和研究。他们不理解研究民族传统文化的价值和意义。

由于种种原因，藏历没有被系统地介绍到外界，从而使人们产生了一些误解：有的人以为藏历基本上就是汉历，没有多大不同；有的人看到了藏历的特点，而不明白其天文学上的意义，又因为这些特点被占星算命者所利用，就以为这些完全是人为捏造出来的迷信东西。我们希望通过这本书的出版，能够使广大读者对藏历的面貌和科学原理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克服那些片面的不正确的认识，为想要了解藏历和对它进行研究的学者，提供一份较为系统的基本文献，也为他们提供进行探索和研究的路径。

在我们进行这项工作之前，国外已有两位藏学家做了很有价值的研究工作。他们的研究成果几乎同时发表在1972年和1973年。一位是日本的山口瑞凤<sup>①</sup>，他的《西藏的历学》一文论述了如下四个方面的内容：(1)藏历与汉历的关系；(2)藏历的由来及其两个学派；(3)置闰法，公元805—1907年之间体系派的闰月年表；(4)重日缺日的计算法和定朔望，顺带对《圣武记》所记载的几项藏历日期做出了合理的解释。另一位是原联邦德国的舒迪特<sup>②</sup>，在他的《西藏历法史研究》一书中，列举了时轮系内推算闰月和太阴日起点的十种不同的算法，并选其中最重要的四种，用电子计算机排出了公元1027—1973年的历谱，给出了重缺日和闰月，藏历每月朔日与西历日期的对应。他们的工作受到藏学界的重视。他们二位的研究重点在于介绍时轮历编制历书的各种不同的计算方法，涉及其科学原理的地方较少；对其中更为深奥的日月食和五星运动的推算法未做介绍，更没有论及藏历中的另一项重要内容——时宪历。本书则涉及藏传时轮历和时宪历两个方面，就其科学

<sup>①</sup> 山口瑞凤：《西藏的历学》，铃木学术财团学报，1973年。1983年中央民族学院藏族研究所编的《藏族研究译文集》第一集有金连缘的汉译。

<sup>②</sup> Dieter Schuh: Untersuchungen Zur Geschichte der Tibetischen Kalenderrechnung, 1973. Wiesbaden.

内容而言，则包括发展的历史、各个历史阶段天文历算文献的简单介绍、天文测时仪器的研究、民用历书的制定、五星运动和日月食的预报等各个方面。

藏族天文学的研究基础仍然很薄弱，至今尚未见到除藏文外的有关藏族天文历算的原始文献，要想从事藏族天文研究，都得从头做起，令人望而生畏，因此我们认为，在本书中用藏汉两种文字给出藏历原著，再进行科学的研究，是很有必要的。时轮历和时宪历是藏历中影响最大的两派，我们各选择了一部具有代表性的著作，进行翻译和研究。本书藏文文献和汉文译文并载，以利于不同对象的读者使用，也便于人们进行对比研究。为了便于藏文与汉文之间互相找到相应的段落，我们给两种原著编排了表示章节段落的数码，汉藏文一致。每组数码的第一个数字表示章次，第二、三两个表示小节。其在章之下，小节之上还有大段落者则在第二数字上做出表示。例如，《藏传时轮历精要》汉文译解及演算实例第六章的6.27之后为第三大段落的第一小节，就编为6.31。其间没有6.28、6.29、6.30，这是有意识地跳过去的，并非漏掉或删掉。对于其因受偈颂体音节的限制缩减字词以后所产生的难解之处，都随时以夹注的形式补足出来；较复杂的地方则在译文后面分条注释，以减少理解上的困难。为了使读者容易理解，我们完全按照原书所给的数据、公式和步骤，完整地做出了实际运算的例题。最后对于其原理，从科学上进行了分析、研究和讨论，肯定其中大部分是符合科学的，同时也指出其某些数据不够精密和对某些现象的解释不合科学之处。

第一种藏文原著《时轮历精要》是藏族学习历算入门的课本，150年来被广泛采用；对于天文史研究者来说，它又是第一手的资料。没有接触过历算的人只需翻阅一下就可以看出，单就其计算方法来说，所使用的数学并不深奥，只要懂得算学四则运算，繁分数和比例算法，就能够掌握。时宪历部分，我们选了《马杨汉历要旨》为代表，因为它是同类诸书的祖本。其科学原理，的确较深一些，但有高中水平的数学基础也是能看懂的，并非高不可攀。

这样内容的一本书，对于初学者和深入研究者，对于懂藏文而

不懂汉文者,对只懂汉文而不懂藏文者,都有其各自可以参考的内容。

我们研究藏历,起因于《藏汉大辞典》的编写工作。因天文历算辞条的藏汉对译和解释遇到困难,我们才决心开展藏历的深入研究。20世纪70年代末,设在成都的《藏汉大辞典》编写组内,曾集中了一批杰出的藏学家。在敲开藏族天文历算知识宝库大门的关键时刻,我们曾得到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拉卜楞寺精通藏历的桑珠先生的悉心指导,同时也受到《藏汉大辞典》编写组的支持和帮助。我们对《时轮历精要》进行了翻译和研究,在此基础上,三人合作为大辞典写出了藏汉双解的《历算学分册》的辞目八百余条。可惜的是在把各专科分册按字母汇编的过程中,有若干极重要的词目如:“漏刻”、“宿”等条被做了不适当的修改,失去其科学性,与其他词条也脱了节,凡是这些有出入的地方,都应以本书为准。

在《藏汉大辞典》的历算分册脱稿之后,作为我们所在单位——国家图书馆和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研究项目,我们继续进行这项研究工作,而且得到本单位领导的大力支持。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民族文化宫图书馆、拉卜楞寺图书馆、布达拉宫图书馆都承蒙给予了方便。民族宫图书馆的孙文景同志与我们积极配合,汇编出了《藏历典籍经眼录》。西藏天文历算学会理事长、藏医院强巴赤烈院长对这项工作十分关注,并给予许多具体的帮助。例如,《汉历大全藏文译本》就是他亲自帮助我们在五世达赖的书库里找到的。

才旦夏茸和毛儿盖·桑木旦是现代藏族学识极为渊博的两位大师,他们都热心地审阅过《藏历研究》一书中的两篇论文的藏文稿,并且渴望见到《时宪历原理研究》那篇论文,可惜才旦夏茸教授已经逝世,未及如愿。

西藏天文历算研究所的几位专家都对我们的工作给予了支持和帮助,尤其是已故的所长崔臣群觉,勤于查阅大量的资料,进行深邃的思考,可惜他壮年早逝,未能充分发挥,我们失去一位切磋的好友。